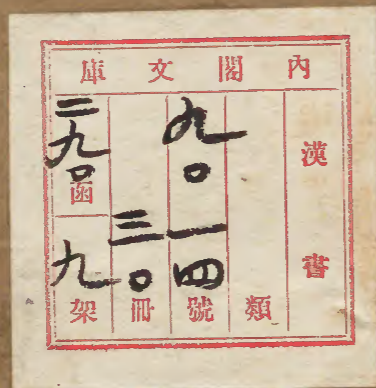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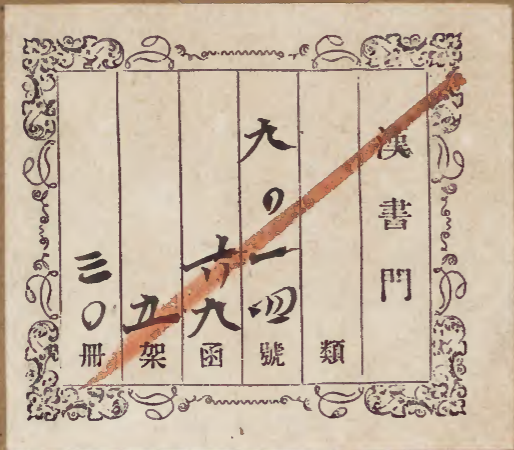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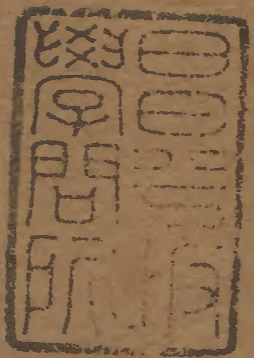


漢書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14
冊數	30	(26)
函號	290	86

八十三之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漢書鈔卷之八十三

酈史傳

孔子曰

以下史記文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

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

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罔嘗密矣然姦軌

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道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

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言道德者

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

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珞而為樸號

漢書大庫

以禮齊之以禮

為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葦葦。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

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矧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矧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居也。借事影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問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

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

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太后之中都以危法蓋痛臨江王也而景

帝繼賢之只合於太后晏駕後方可用之豈得貪其威名而故批太后逆鱗哉已而卒中都死惜哉

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

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

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以為漢法史記此句上有

太后二字最醒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

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穽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

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濕史記下有薪字猾賊任威稍遷

至濟南都尉而郅支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

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影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

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

上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語然宗室豪桀

人皆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

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

收廼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

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廼貫貧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

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

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近年有卿貳罷官亦周陽

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伎。借影周陽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周陽由之罪。惡尤稔而史言。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潑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

記原文亦極摹寫

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

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

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亞夫知人處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

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

始。禹為人廉裾。以下漢書所增大略凶。其獨得壽終故詳次之為吏以來。全無

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

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

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

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

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諄亂。有



漢書抄 卷之八十三 四
罪免歸後十餘年以壽卒於家。酷吏並不得其死而禹獨以壽終者繇其晚年

稍緩名為平耳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廼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濫藉。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附亦以提話頭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竈成家居。忽然搭上竈成來相點綴

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竈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竈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竈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竈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竈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

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義縱為自古所無之暴而是史記亦為自古所無之文

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今

縣亦往往用少年為耳目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

法而行。平以其縱之暴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更五

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迺以縱為右內史。王溫

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必以氣陵之。敗

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

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波閭奉以惡用矣。縱

廉。其治效邛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

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至冬。楊可方受

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

式治以為廢格沮事。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冷語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

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

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

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

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

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

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

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古來所部吏無之事

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
 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
 可驛馬之盡力如此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
 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
 郡追求會春又極力摹寫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
 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
 能遷為中尉溫舒殘暴所不能盡載本傳者復系之楊僕傳其治復放河內徒
 請召猜禍吏與從事以下與史記稍異蓋與尹齊楊僕傳相亂而串入溫舒復為中尉處
 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客憚
 之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

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宅惛惛不辯
 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
 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
 司姦溫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
 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下戶
 之猶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小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結
 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
 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
 權貴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以法免是時上
 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史記此處有脫字纔明

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繫千金。酷吏與貪

吏相成者什之八九自古如此

尹齊東郡荏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

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酷吏亦如此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按史記楊僕傳原文而漢書移入王溫舒傳者什之七。而僕所擊東越與武帝救書史記原以載之。閩越等傳者漢書又移之。入楊僕傳。然不如史記所次酷吏切情事。宜陽人也。以千夫為

吏。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陔。非有斬將。騫

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
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
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
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
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
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
刀。問君買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
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
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
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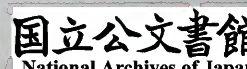
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
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
免爲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賈馬河
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癡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
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
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
舒爲中尉。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
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
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

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以下漢書按史記平準書併各酷吏傳而撮其大都於此以爲總結斷案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

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廼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滯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甚矣酷吏之流波也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下並昭帝以後事史記所不載而綴次酷暴聲烈大略摹鄧都以來然亦不以郎爲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



殺伐爲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爲淮陽太守。歲餘。故
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
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
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
車。至圍圜。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
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
轅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澹武帝問
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女鄉名
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
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爲大鴻臚。

擢廣明兄雲中。代爲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
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爲左馮翊。治有能名。宣
帝初立。代蔡義爲御史大夫。以前爲馮翊。與議定策。封
昌永侯。歲餘。以邾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
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旣出。不
至質。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闕下。國
除。兄雲中。爲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
市。

田延年。

田延年不當入酷吏傳。特其奏沒焦賈方上物件似無當耳。

字子賓。先齊諸

田也。徙陽陵。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

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
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
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
年按劔。廷叱羣臣。卽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卽位。延年
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
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
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
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二萬
兩爲餽。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

增餽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
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
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
位。無有是事。光曰。卽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
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
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
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曰。誠然。實
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
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

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卽閉閤獨居齊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卽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

內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宣帝識之。

識其前劾霍光擅廢立拜爲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爲丞相掾。

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

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廼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總提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酷而亂法焉。得不死。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為人。別為小傳短小。精悍。敏捷。

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小結時黃

漢書抄 卷之三十三 四
霸在潁川。客以寬恕爲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

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

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
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
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
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
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
萬石嚴。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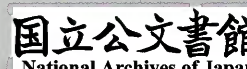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舉
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頻陽令。坐
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
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滅匿亡命。而北地大

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
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廼得長安中姦猾
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
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
塵起。黝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
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
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虎穴者豈
先王之法乎。已而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
病卒天網之疏也。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
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記籍之。得數百人。賞

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殘酷又在便與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賞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

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鄧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張湯杜周不以入酷吏傳而贊中猶及之不敢沒天下之口也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杜**



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歸以耗散。九卿奉職。救過不給。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汗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亦皆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佻矣。班錄於酷吏之汗者。猶取之快矣。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

漢書鈔卷之八十三

漢書鈔卷之八十四

貨殖傳

昔先王之制。

此文甚典雅。似勝史記。

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

卑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

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

宜。

此段建議。竝本周禮所載。理財之事。而指次之者。

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

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鷹隼未擊。矰弋

不施於後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糞澤不伐天。蠃魚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裁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以下入管仲。富齊初議。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

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禮制亡而費無經。而財用以耗而風俗以壞。班掾已見。於是大較如此。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

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
 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者。為雄桀。
 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
 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為編
 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亡慍色。故夫
 飾變詐為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
 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
 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

損史記原文
什之五六

廼用范蠡計

然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

情。可得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
 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疆吳。刷會稽之恥。范
 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
 之家。廼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
 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
 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
 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兄弟。後
 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
 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

子之徒。賜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

駟連騎。文澹東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

與之充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卽史記文

白圭。周人也。按史記白圭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

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

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挈鳥之

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

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

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

者。祖白圭。

猗頓。史記原文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

富。烏氏嬴。史記原文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

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嬴比封君。

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史記原文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

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以下按史記而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

稍異同前後云

漢書抄 卷之二十四 貨殖
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
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卽二十萬。而更繇租賦
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千蹄。角
千足。羊澤中千足。瓊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菽。安
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
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棗。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
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干畝。厄茜
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
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
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瓠。漿千僦。屠牛羊

瓊千皮。穀糴千鐘。薪橐千車。舡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
个。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棗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
鐵器若厄茜千石。馬蹏噉千。牛千足。羊羴千雙。童手指
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
革千石。棗千大斗。蘖麴鹽豉千合。鮐鯊千斤。鮪鮑千鈞。
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
他果采千種。千貸金錢千貫。節駟僮。貪賈三之。廉賈五
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

卓氏曰。此地陋薄。吾聞岷山之下沃壅。下有跋鴟。至死不饑。民工作布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運籌筭買。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匹夫而豪。荆川嘗鄙其爲。挈瓶之智云。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質。雕結民。富埒卓氏。程卓旣衰。以下史記所無。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鉅萬。初裒買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史記原文。梁人也。鼎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瘡於鐵。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弟約。頗有拾。卽有取。貴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不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不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才。言能使豪

奴自饒而盡其力也。以下史記無才閒既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偉訾五千萬。

周人既殲。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買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以下史記無師史既衰。至

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莽皆以

爲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法武帝者言用上式東郭咸陽孔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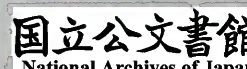
官等爲

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

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拆節爲小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家。子錢家以爲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田牆田。蘭葦家粟。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

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以節史記文而異同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才。閒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

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史記貨殖傳與漢書大同小異。然史記似美賈之饒財利。而漢書則右近法者也。



漢書鈔卷之八十五

游俠傳

漢書游俠傳論屬典刑史記則太史公所當
下蠶室而無死友為之先後故其文卑卑多
感慨已而漢書
萬章以下多絕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
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
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疆。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
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為



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土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䟽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

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二王之臯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緩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朱家

按史記稍有異同

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

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

終不伐其能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

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

專趨人之急甚於已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

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

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

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

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

軍得之若一敵國云轉語如走珠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

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

無十金之財過下溜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

時濟南閻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

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况陝寒孺紛紛復出

焉

郭解

按史記原文稍增損

河內軹人也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

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

槩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藉友報仇臧命作姦剽攻休

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與人飲使之醕非其任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其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舉其姊子收而葬之即感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君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辜

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以德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肉袒謝舉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不矜其功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解為人短小突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前折節為儉處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廼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

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夜半以車過其家。請亡命者一節。是為逋逃。數也。罪滋矣。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兩之。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

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以驅借人報化所致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郭公子。西河高翁。中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



哉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尾掉

萬章。自萬以下漢書所自為俠客傳其風指大較摹史記而為之者字子夏。長安人也。

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存。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

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附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按樓護不得稱俠。特善驩。五侯諸貴人至於與王莽傾交。猥陋齷齪。不足數者。祇有踞視。上邑與不

忘故人。呂公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

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



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詭處聽之者皆竦。與谷未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掾曰。

不肯彊諫。反兩立閭巷。商還。或曰。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爲樓舊里。附城而成。

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
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
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
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
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
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
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按遵傳首尾以飲酒為案而與張竦兩人相影到底同顯榮同死賊難一一如連環相串為風調
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徵時與有故相
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

賜遂璽書曰漢宣滄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

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

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

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附而相影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

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提操行雖異然相親友

行雖異而相親友以其不染世態處同耳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竝

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

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

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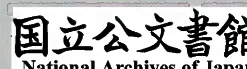
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

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
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廼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
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
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
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
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
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
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露醉時。突入見遵。叩頭自
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廼令從後閤出去。遵大率常
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另爲一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爲
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
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
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
譽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
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示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
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
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
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

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
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誦謳。遵起舞
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飲宴
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
爵位。羞汗印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
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
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
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
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平驕滿門。酒肉相
屬。遵與竦行相異處。班祿極力摹寫。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

成帝。借楊氏酒箴摹寫澹宕。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
膠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屯礙。為
寃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
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
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
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
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
而差獨樂。顧不優邪。一一應前如中味。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
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



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誦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持醉見殺。兩人死於賊亦同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送葬。客形主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爲議曹。衣冠慕之。輻

削牘爲䟽。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跌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旣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俸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卽時刺殺言者。卽郭解之客。斷軹。生舌而殺之者。賓客多犯法。舉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救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已爲中郎。后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欲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

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箠貫耳。詣廷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家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主上知之。

輾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

自以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客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任。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任。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任。費用皆卹富人長者。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卽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叩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微去酒食。卽魯朱家趨人之急甚於己私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

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卽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涉性略似郭解。斷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死士。可用。莽迺召見。責以臯惡。赦賞。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

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上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徒。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孫。馬領繡君賓。西河郡中。

叔皆有謙退之風。王莽姑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賊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漢書鈔卷之八十六

佞幸傳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比宮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秬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日

碑爵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卽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勅。無所虧損。為其小妻所毒。薨。國除。以上總西漢佞幸名氏以下次情事

鄧通。史記文多澹宕妻媿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願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

帝時。問如通家遊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太子齧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

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相應

趙談者。以星氣幸。比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

直敘

字王孫。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

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通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

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繇此銜嫣。嫣侍出入。未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遂死。嫣弟說。亦愛幸。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

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天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

石顯為漢第一佞幸而漢書於諸佞中石顯為第一傳

字君房濟南人弘恭

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臣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自決

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

主微指

數句一

內深賊持詭

所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

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川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臬房捐之棄市猛

自殺於公車。咸抵鼻。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脩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問言事。上問遂言顯顛權。天子大怒。罷遂歸。即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太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有巧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

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迺時歸誠。取一言以為驗。情事類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巧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

漢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四十一 采百三十九

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皆

一萬萬。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

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

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本朝王振初行結納

薛文清類此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

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

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定陶

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

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

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

徙歸故郡。漢宦人有妻子憂滿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為

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

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掉尾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

實無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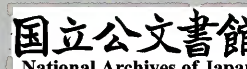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黃門

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

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后及帝。帝嘉長義。拜為

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

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



往來通語東宮。長特以附飛燕故得寵冠當朝然其人狎邪齷齪不足數歲餘趙皇

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

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侍中衛尉長。數白宜

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

至策。民以康寧。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

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繫鉅萬。

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

處長定宮。而后姊嬃為龍額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嬃私

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嬃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

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

為左皇后。嬃每入長定宮。輒與嬃書。戲侮許后。嬃易無

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

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

聞長取許嬃。受長定宮賂遺。長之佞幸傾中外非莽妬

代曲陽侯根而漢亡矣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

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目謂當輔政故豫

人主其事具言其臯過。根怒曰。卽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

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

驕佚。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

言不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
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
侍中進奉兩宮使親密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
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
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
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
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
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
常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
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恨為大司馬久之

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後酺有臯莽殺之徙其家屬
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
常與上臥起俱為微行出入

董賢

董賢之寵古今所無而漢書所摹寫亦絕古今矣

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

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二
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
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
郎於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侯即日徵為霸陵令遷
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
御左右旬月間賞賜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

漢書抄 卷之六十一
書寢偏籍上。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裏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自古所無之事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絺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

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柩，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外為微道，周垣數里，門闕累息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

傳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鑿待詔。與校秘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旣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

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免。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朕聞將軍陷於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

命以兵爲威。可不慎與。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下。傳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插孔光爲百世話柄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竝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旣

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爲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竝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

堪邪。閔性有知略。聞成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成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

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旣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

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問賢曰。按

之挾太后恩。除董賢。近年奄人。挾中宮。假捏遺詔。除首相。情事頗相類。問者以來。陰陽不

調。蓄害竝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

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以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受賜不拜臯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一孔光也嚮則為賢拜謁迎送不敢當賓客鈞敵之禮今日附莽鼎條奏其臯惡至沒其家可為萬世公卿者戒長安中小民謹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訖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

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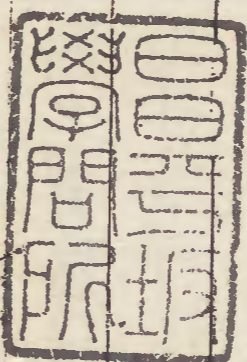
朱詡亦孔波車流王莽

聞之大怒以它臯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附此應閔前事掉尾竝太史公法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閔修善謹勅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竝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

漢書抄 卷之八十六 後漢 十三

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漢書鈔卷之八十六

文心丁卯

